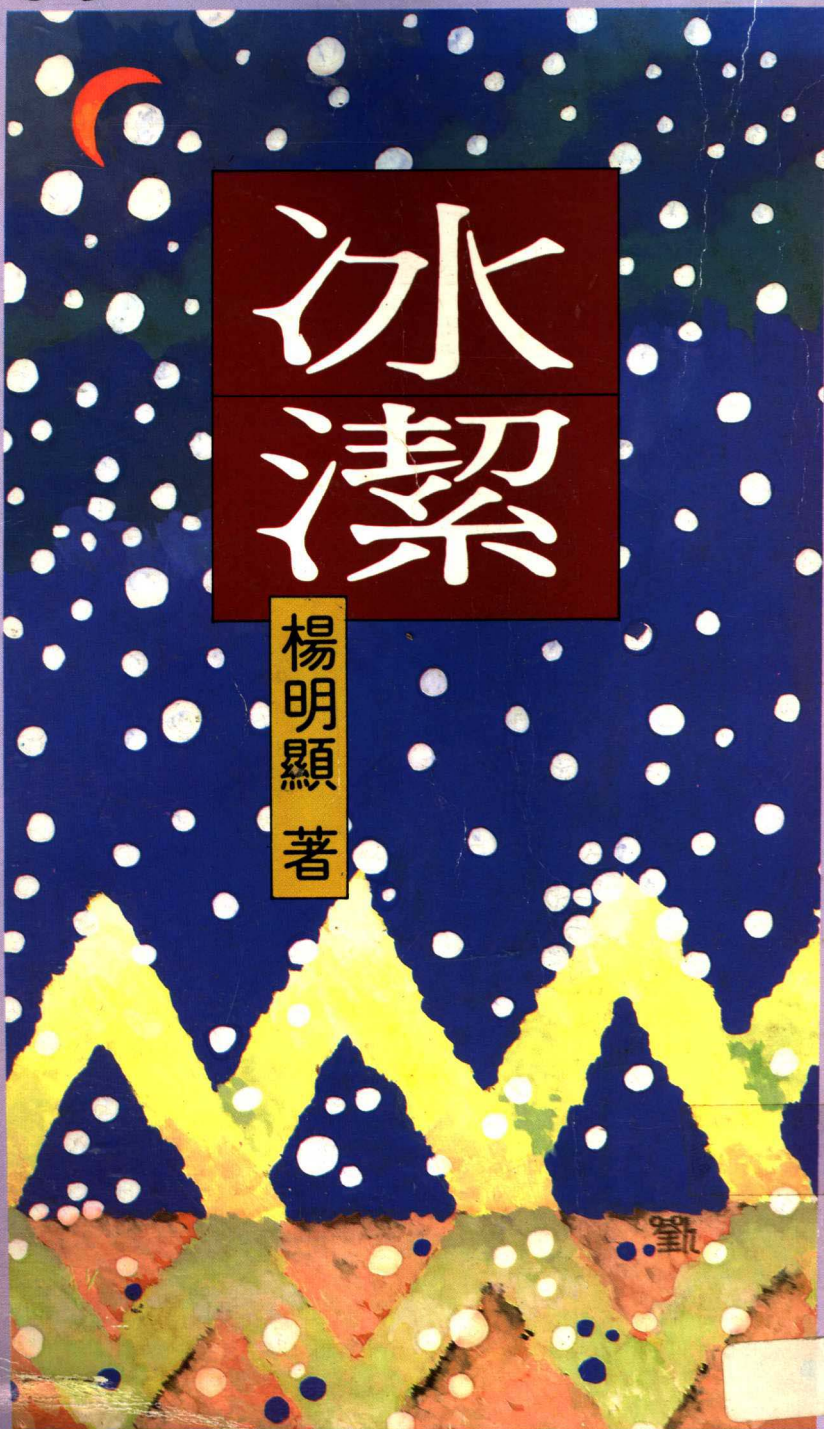


冰潔

楊明顯 著



聯經文學⑤①

冰潔

楊明顯著

78.03.0967

84008136.

聯經文學⑤①

冰 潔

著 者 楊 明 顯

發行人 王 必 成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六一號

電話：七六八三七〇八・三六二〇一三七

郵撥：〇一〇〇五五九一三號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〇一三〇號

保有版權・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三月初版

定價：新台幣一〇〇元

目次

啓蒙	一
萱草	三
冰潔	五
露珠	七
心佛	九
蒼龍	五
胭脂蟲	七
報君知	三
金罌粟	二〇九
完達山傳奇	二三
簾	一四三

啟蒙

歲月無聲流逝，在生命的長河中飄著記憶的花朵：粉的迎春、紅的芍藥、白的玉蘭、黃的繡球菊……能點出一長串兒的名字。

這堆花朵有塗著甜甜的蜜，有抹滿艾艾的苦澀，有含蘊著快樂和諧，有流動著悲哀痛苦，每朵花植根在心靈的沃土裡，散發出濃淡不同的馥郁。而刻骨銘心終生難忘的，往往是兒時用純真無邪的眼光看到的一些人與事。

……

有記性的那天就記得自己被「軟禁」在姥姥家那個幽靜寬敞、空蕩蕩的大院子裡：

偌大的前後院只住著姥姥、我、做飯的老柴媽和看門兒的二姥爺——他是姥姥娘家的
一房遠親。

除了客人來訪的日子平日整座院子靜悄悄的：夏天知了拉長了聲的鳴唱，秋天風
沙拍打著窗櫺發出嗒——嗒——的響聲。

姥姥禁止我一個人上街玩。

只要往大門洞一跑，老柴媽就會嚇唬我：「外面有拍花兒的！」

據解釋拍花兒的只要往小孩頭頂上輕輕一拍，因為蒙汗藥的關係小孩會失去辨別
方向的能力，幻覺中被狼群包圍，只能乖乖跟在拍花人的後面走。被拐了去的小女孩
兒模樣俊的以高價賣給妓院，樣子醜的賣到大戶做使喚丫頭，男孩子多數做了跑江湖
藝人的養子或徒弟。

老柴媽瞪圓了小眼睛頂認真的告訴我：

「誰家親爹親娘捨得把自個兒的骨肉，扭胳膊、拉大腿的要把式，誰個親生老子
忍心把自個兒兒子，大解八塊變戲法兒給人家取樂看著玩？那全是叫人拐賣的小可憐兒！」
獨眼龍的二姥爺賭天咒地起誓說他在廟會上，親眼看見過要「人頭狗」的——人

腦袋瓜子狗身子。那就是把拐來的孩子扒光衣褲，用刀尖兒把週身劃破一條條的血道子，再把剛剝下來的狗皮，趁著血熱肉暖包在孩子身上，天長日久狗皮慢慢和孩子血肉貼在一起，就變成「人頭狗」的怪獸了。

二姥爺伸出紅舌頭比劃：

「喳——一刀，把舌頭尖兒削下一段兒，變成啞吧，用鞭子抽，用棍子打逼他學玩藝兒，想哭、想喊救命都沒辦法兒，妳說慘不慘？」

這些血淋淋的「教育」令我不敢一個人兒隨便邁出大門檻兒，大門外面是個五顏六色熱鬧而又恐怖的世界啊！

我打小就沒有友伴兒。

當我聽膩了姥姥講的「老虎媽子精」，只好纏磨老柴媽給我破謎兒猜，那幾個翻來覆去老掉牙的謎語，不必思索就能立刻猜中！

「小瓢兒、小瓢兒，掉在地下找不著。」

「是屁！」

「開門兒，關門兒，裡面坐個仙人兒。」

「眼睛、眼睛，是妳的小眼睛……」

我膩煩的大聲嚷。

「哎呀，愈學愈野性，不愛猜就拉倒，妳當我願意和妳費唾沫？去，一邊去。」她不再搭理我。

只好溜到門房找二姥爺。

老柴媽給他取個外號叫：「牆上畫魚」。我問她是什麼意思，她笑嘻嘻的解釋：「牆上畫魚一隻眼兒唄！」

我聽了一高興把影壁牆上，地下的大方磚上畫滿一窩一窩扁腦袋的扁口魚，還告訴二姥爺那是老柴媽給他照的「相片」。因此二姥爺拉長了臉，好幾天不幫老柴媽倒泔水、劈劈柴。老柴媽也一連幾日用手指頭點我的腦門兒，沒好氣兒的叨叨：「小是非精！」

夏天的中午炎熱又漫長。

姥姥睡午覺，老柴媽也躺在炕上打盹兒，二姥爺吃了晌午飯就睏得無論如何再也睜不開那隻獨眼兒，靠在大藤椅裡把破蒲扇往臉上一遮，呼嚕——呼嚕——打著鼻鼾、流

著涎水。

一個人坐在樹蔭兒下好悶得慌。

一級一級由台階上往下蹦，再由下面一蹬一蹬往上跳，跳累了滿頭大汗鑽進花叢裡，摘幾片薄荷葉子用牙咬咬，貼在太陽穴上麻辣辣的冒涼風。

跑到金魚缸跟前踩住兩塊磚頭，手扶缸沿兒把頭貼在水面大聲叫，把大眼骨碌的龍睛魚嚇得直往浮萍葉底下鑽。

蹲在樹下看螞蟻。好心眼兒時從廚房抓個大饅頭捏成碎渣兒滴滴拉拉撒滿螞蟻洞口，看牠們來來去去往洞裡搬運糧食。壞心眼兒時掏瓢涼水往地上一潑，無數像小黑芝麻粒兒似的螞蟻浮在水面掙扎。

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發大水嘍——」

急急忙忙用竹竿綁樹葉，看驚慌失措的小螞蟻爭先恐後的往樹葉上爬。

用樹枝撥動載滿小螞蟻的葉子，尖著嗓門兒喊叫：「快上船，快上船，開船嘍——」

晴天，滿院子轉悠，落雨的日子蹲在牆角捉隻小水牛托在掌心唱：

先出犄角，後出頭

你爹，你媽，

給你買個燒羊肉。」

有時也會趁沒人管住，開開大街門坐在高高的門檻上看胡同裡來來往往的行人，看樹蔭下聚著一群歡蹦亂跳的孩子。玩跳房子的小閨女招手叫我：

「喂，出來玩呀！」

不叫還興許多坐一會兒，一叫竟然縮進大門裡面，隔著門縫兒看見小閨女們捂住嘴咕咕笑：「這個小耗子呀，可真逗人兒……」

不知是天性抑或被「封鎖」得太久，始終怕和同齡的友伴一齊玩，在她們輕巧伶俐的動作中，越發襯出自個兒過分的呆板笨拙。我喜歡坐在門檻上看她們玩：丟手絹兒、星星擲月亮，老鵲鷹抓小雞。她們笑，我也跟著笑，她們唱，我也跟著哼！

「錦雞翎，跑馬城，

馬城鬧，打發小姐送飯來——」

看別人玩得高興，我也覺得開心。

我的天地是頭頂上那塊藍瓦瓦的天，腳下四方四角的院子。

春天，一樹淺粉色的桃花。

夏天，滿院的蔭涼兒。

秋天晚上半臥在藤椅中依偎在姥姥懷裡聽她講：

「那條細長的白帶兒就是天河，河岸那邊亮晶晶的大星星，一個是牛郎星，一個是織女星。看，前後各有一顆小星子，那是牛郎擔著的一兒一女……王母娘娘叫他們每七天見一次面，倆人錯聽成每年七月初七才能相見。」

我的童年快樂又孤獨，

溫馨中含著鬱鬱的寂寞。

在快樂溫馨中長大的孩子善良柔弱，在孤獨寂寞中長大的人多幻想，命運註定我有顆纖細、敏感而又多夢的心。

喜歡一個人托住腮幫，坐在那兒編織稀奇古怪的故事給自己解悶。肯聽我胡說八道，又肯幫我製造遊雲幻影的人是二姥爷——我童年時代最可愛的大夥伴。

我和他說：

「咱們把天上的星星摘下來穿條腰帶子好不好？」

「敢情好，晚上，屋裡甬點燈就通明瓦亮，走夜路也省得提燈籠，妳幾兒穿好了送給二姥爺，免得黑燈下火上茅房一不小心掉進茅坑裡。」

我告訴他很想把太陽用油炸吃了。

「不行，粘東西，用油一炸不愛消化，沾了糖粘糊糊的吃多了保準兒肚脹心口疼！」

「咱們把雲彩剪幾片兒放在信封裡頭，給我媽寄去好不好？」

「白雲彩一下子變成小羊羔，姑奶奶打小不吃羊肉嫌膻氣味兒，不如寄它幾粒大冰雹子，咯叭——咯叭——當冰糖疙瘩嚼。」

有次我神兮兮的小聲說：

「二姥爺，昨兒晚上，我看見咱家的小花兒，在地上打個滾兒變個好俏皮的小媳婦，扭扭縫縫的往大門口走了！」

「妳才知道啊！咱們花子哪天晚上都往外溜。」

「您也瞧見了？」

我咬著手指頭瞪圓了眼睛問。

「嗨，咋會沒瞧見呀，我還問了她一句：『喂，花子，半夜三更黑天洞地的可留點兒神呀，別摔個大馬爬把後腳跟兒扭啦。』」

「哪，那她怎麼說來著？」

「她用手絹兒一捂嘴，笑嘻嘻的說：『哟——二爺，您放心好了，這條路我熟著呐，閉上眼睛也能摸出去。』」

二姥爺裝模作樣兒捏細嗓子嬌聲嗲氣的說。

「她……她……她出去幹啥？」

「她出去找她當家的啊！」

「誰是她當家的呀？」

「隔壁兒孫四奶奶家的那隻老黑唄，這老黑才不是玩意兒呢，天天夜裡推牌九，把狴犴皮襖輸了，把水獺帽子賣了，連咱們花子給他的信物兒，八音打響的琺瑯金懷錶也都送進當舖了，多不是東西呀！花子天天晚上出去蹓住他不給他賭錢去！」

「是真的嗎？」

我幾乎也相信這是真事兒了。

「半點兒也不摻假！全是真格的，你沒瞧見咱們小花扭住老黑的耳朵往家拽他那股刁勁兒吶。不信，明兒去四奶奶家瞧瞧老黑的鬍子叫花子給扯掉的只剩下幾根兒啦！」

哈哈，哈哈，我和二姥爺笑彎了腰。

我煞有其事的把這個「秘密」告訴了老柴媽，沒想到她還沒聽完就火了。

她又著腰繃著臉站在廚房門口教訓二姥爺！

「老沒正經的，哪有一天到晚胡嘖亂嘔教小孩子發癲症的。有那工夫不興教她識個字兒做點兒正而八經有用的事兒。」

隔了兩三天，二姥爺從外面回來挾了塊四四方方的小黑板，還有幾枝細細纖纖的白石筆和一块鵝蛋形的黑板擦。他招手叫我：

「打今兒起，咱爺倆兒認字玩好不好？」

「好！」我點頭答應。

第一課學了個「貓」字。

我們從大貓講到小貓崽兒，從老狸貓再扯到「狸貓換太子」、「黑貓告狀」和「五鼠鬧東京」中御貓展雄飛和錦毛鼠白玉堂夜探重宵樓的故事。二姥爺教我唱京韻大鼓：

「老狸貓收徒弟」：

「老狸貓颺——楞楞爬上了——楊樹梢——，回過頭來——把老虎叫——徒兒呀——」
敲著桌子當板鼓，愈唱愈熱鬧。

老柴媽悄悄走來巡視。

二姥爺趕快把住我的手教我寫「貓」字；他往東撇，我往西扭，他要寫橫，我拉成一豎，結果寫出個四不像字。

學完貓又學虎。

從廟會上賣的黃布小老虎，穿過的虎頭鞋，戴過的虎頭帽子一路講到最近戲園子正在上演的「武松打虎」，再一轉彎兒又扯到我們家有隻掉了三顆門牙，一天張牙舞爪專門愛管事兒的「母老虎」。

就這樣一路學了牛、羊、馬、狗和許多與這些單字有關連的成串兒故事。

二姥爺是我的啟蒙老師。

萱草

北方話中的「柴」是次，差的意思。

說某人真「柴」含有愚蠢低能的成分在內，老柴媽姓「翟」不知道是懷來縣口音的二姥爺吐音不清，還是成心踩估她有意把「翟」叫成「柴」，總之我也隨幫唱影兒的跟著亂叫一通。

二姥爺愛逗弄她：

「家去享福多美，有瓦房，有小菜園子，上有婆婆疼，下有兒子、媳婦孝順，除了夜裡炕頭上缺個暖腳的老伴兒，您老人家可算得上全合了。何必放著清福不享，一